



梭罗的世界里 不只是瓦尔登湖

□ 随语而安

27岁小说家 入围布克奖短名单

来自英国伦敦方面的消息，2018年布克奖短名单于当地时间9月20日公布。来自英国的27岁小说家黛西·约翰逊凭借《地下世界》，成为有史以来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最年轻小说家——打破了新西兰作家埃莉诺·卡顿在2013年以28岁获奖的记录。除约翰逊以外，北爱尔兰实验小说家安娜·伯恩斯的《送奶工》、加拿大作家埃茜·伊多格彦的《华盛顿黑人》、美国作家雷切尔·库什纳的《火星房间》、美国作家理查德·鲍尔斯的《上层林冠》，以及苏格兰诗人罗宾·罗伯逊的《长镜头》也入围了短名单，前布克奖得主迈克尔·翁达杰入围长名单的作品《战火》没能进入这一名单。

此次布克奖短名单由13位候选人长名单中选出，特别值得一提的，六位入围决选的作者中有四位是女性。目前来看，来自北爱尔兰作家安娜·伯恩斯的实验小说《送奶工》最受期待，这部作品通过一名年轻母亲的视角，探讨了北爱尔兰地区面临的种种麻烦。英国小说家黛西·约翰逊也是此次入围短名单作家中的热门选手，生于1990年的约翰逊因为年龄而备受瞩目，她的小说《地下世界》讲述了一位寻找母亲的词典编纂者的故事，小说通过塑造麻烦重重的母女关系，重构了现代英国背景下的希腊神话，评委们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我们所身处的黑暗时代，其中薇儿·麦克德米德表示，这部作品是“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》的当代变体”。

加拿大作家埃茜·伊多格彦是此次唯一一位二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家，她的小说《混血布鲁斯》入围了2011年布克奖的短名单。《华盛顿黑人》来源于一个基于种族问题的真实故事，书中，年仅11岁的奴隶成为了拉美国巴巴斯蔗糖庄园一位英国地主的贴身仆人。虽然美国作家可以参评布克奖后，一直备受争议，不过，今年的短名单中依然有两位美国作家入围，雷切尔·库什纳的《火星房间》是一个有关于贫困和监禁的故事。同为美国作家的理查德·鲍尔斯曾在2014年凭借《奥菲欧》入围当年的布克奖长名单——在这一年，布克奖首次允许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参与布克奖评选。此次鲍尔斯入围短名单的作品《上层林冠》讲述了九个陌生人，试图去拯救一片大陆上最后几英亩原始森林的故事。罗宾·罗伯逊是一位苏格兰诗人，此次他的入围作品《长镜头》是罗伯逊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讲述了曾参与过诺曼底登陆，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故事。

据悉，最终获奖名单将于10月16日公布，按照惯例，除最终得主可以获得50000英镑（约合人民币451610元）的奖金外，其余入围短名单的作家将分别获得2500英镑（约合人民币22580元）奖金。

北京晨报记者 何安安

提起亨利·梭罗，中国读者马上会想到他的代表作《瓦尔登湖》，但事实上，梭罗在那里只坚持了两年，而他把生命最后的10余年，交给了故乡康科德镇的乡村田野，于是便有了《野果》（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）。

在《野果》中，梭罗记录着新英格兰大地上众多野生的植物，讲述它们与人类互动的故事。

《时代》周刊曾评论称：这是我们这位伟大的自然作家最后的成果，《野果》堪称美国福音——为我们展开自然的神圣画卷，从每一页上，呼之欲出的张力，那是身为自然主义者的梭罗和身为自然传教士的梭罗之间的张力。

该如何接受这份“最后的成果”呢？该书的中文译者梁枫做出了精彩的解读。



那些野果就长在我的房前屋后

梭罗在我的心目中，首先是一位有点古怪的邻居。

他的故乡康科德镇，与我马萨诸塞州的家相距不远。对于新英格兰这片土地，梭罗始终怀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爱，坚信此地“方圆几十英里，即有世上最美的风景”。

他笔下的瓦尔登湖、鲑鱼角、怀特

山脉、缅因森林等，格调清冷却又色彩斑斓，是我周末和假期常去徜徉的地方。《野果》书中所描述的各种植物，许多也生长于我的房前屋后，读来自是十分亲切。

译《野果》的过程，也历经春去秋来，方圆数里内果真像书中一样，从早

春的蓝莓到深秋的松果，其间穿插着沁凉的西瓜、纷飞的马利筋、丰硕的马铃薯、金灿灿的南瓜等，活色生香，不一而足，与百年之前似乎并无二致。碰到书中某种野果的形态不太确定时，只消起身到后院寻觅一番，多半能找得到些线索和痕迹。

他的记录准确又饱含诗意

在我心目中，梭罗也是一位高冷范儿的学长。

作为他的哈佛学妹，我的脚步比他晚了一百多年。《野果》一书中严谨的学术精神，追根究底不盲从的治学态度，体现出的是一脉相承的精神气度。

在梭罗生活的年代，美国植物学研究还远不够深入，相关著作十分有限，

学科研究体系也并不完整，他大量精准的第一手观察、认真保存分类的植物标本以及详尽的记录与描绘，为研究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植被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

与此交相映衬的，又有丰富的史料与旁征博引，梭罗将不同来源的素材相互佐证，以得出尽量准确并经得起推敲

的结论。

书中将数年经验合并一处，并按野果种类分列成志，观察细致入微，记录准确翔实，笔端又饱蘸诗意。开卷细读，只见自然之画面如一卷轴，在眼前徐徐展开，质地绵密，格调清新，纤毫毕现，万物结实均自有其时节与次序，繁衍传承各得路数并自有妙招儿。

这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梭罗

对于喜爱梭罗的读者来说，本书中展示出的，是一个颇不同以往的梭罗。他的影像不再只是瓦尔登湖畔小木屋里的隐士，也不只是因抗拒人头税入狱而后写出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的斗士。这本书里更多的是一个日常的梭罗：“上午和晚上伏案写作，用漫长的下午在野外散步”的梭罗，作为博物学家和超验主义者的梭罗。

《野果》是梭罗宏大的计划的一部分，离世前只完成了冰山一角。本书的写作大

约开始于1850年，此时，他已自费出版了第一本书《河上一周》，并宣布了《瓦尔登湖》即将出版，正在寻找下一个题材。在一段时间的求索之后，梭罗在1851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
我深信，人所从事的雇佣工作是不适宜的——人该用那种方式度过一日。倘若凭着耐心的观察，我能找到一线新的光明，发觉自己瞬间飞身跃上了毗斯迦山，令这原本死气沉沉的世界重又变得神圣并焕发生机，那我将何乐而不为——何不

从此成为一名守望者呢……

观察，并描述，一切我在自然中发现的神性。我的职业将永远是在自然中专注地寻找上帝——找到他的藏身之处。

此后，梭罗找到了下一步写作的使命，即细致观察并忠实呈现自然中未经他人过滤的、无中介物的神性。《野果》一书，正是将这一使命付诸实践的代表作品。

文 / 梁枫

（本报有删节，标题、小标题为本报所拟）